

愛 X 殺 19 歲

廖輝英
◎ 著

愛上不該愛的男人，
前方還會是通往幸福的光明大道嗎？



廖輝英作品集 ⑧

愛殺19歲

著 者：廖 輝 英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 刷 所：崇寶印刷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8（民國97）年8月10日

（本書曾於民國84年由皇冠出版社印行）

定 價：280元

ISBN：978-957-444-518-9

Printed in Taiwan

書 號：LE008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妻奴
19
歲

廖輝英◎著

女人多想做自己？

——寫在九歌重排新版之前

十三年前，我的長篇小說《愛殺十九歲》在雜誌上連載了將近兩年，不僅讀者引頸翹盼、爭相閱讀，就連廠商也指定自家產品廣告必須刊插在我小說的刊載頁中，因為那是注目率最高、甚至超過封底和封面裡的兵家必爭之地。可想而知，出書之後的銷售狀況也非常令出版商滿意，即令十三年後的今天，依出書量而給予作者的贈書，在我不斷出清的努力下，依然還見留存。

我並沒有再提當年勇的意圖，只是現在回首，還是非常訝異於自己洞見問題的洞察力；以及如此了解女人內心的渴盼、掙扎與努力的千般幽微和萬種寬容。

上周末和幾位作家搭高鐵南下，同行〔丁、乙〕的同行〔厂、尤〕都訝異於在這網路氾濫的時代，我還會在高鐵站上被讀者攬下來傾訴求助……不久前，看到一則類似《愛殺十九歲》情節的社會新聞……身為小說家，這雖不是這一行追求的最高目標，

卻是一個作者相當可貴的質素——我想，我會珍惜自己這些特質，繼續努力。

十三年來，許多女性朋友問我：如果站在麥迪遜橋前，女人到底要不要跨過去？我想，這一直是長期以來女性掙扎的課題，也恆常是我的小說探討所在：新時代的女人，到底要做多少自己？多少母親？多少妻子？抑或是，我們到底要依循什麼去建構自己的人生？

答案在哪裡？

或許有一天，它會分別出現在我們各自的心中吧？

因為字數的關係，依慣例，這本書仍以上下集《愛殺十九歲》、《紅塵再續》兩冊出版。

廖輝英
九十七年六月



1

會議已經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

米色粉牆上，以某種設計比例，錯落有致的掛著幾幀暗褐色框架的建築物外觀圖，有豪華辦公大樓，有線條簡單明朗的獨幢別墅，也有注重整體規劃的大型社區。

焦點往下挪移，在整個約六坪大的空間裡，置放了一張馬蹄形、暗褐漆面、高級原木木質的會議桌。

七、八個男多女少的人員，圍坐在馬蹄形裡的兩側桌面，全部面向中間獨坐看似主管、不是更像老闆的一位初涉中年的男子。

那名男子意態嫺雅的注視著他眼前攤著的一張平面配置圖，圖的左下方壓著一台多功能型電子計算機，再往左略略偏離中央的桌面，則或舒張或捲曲的置放著好幾張藍圖。

男人穿著米色長袖黑紋襯衫，未打領帶，襯衫第一個釦子敞著；袖子則向上捲了兩捲。他有一張白皙的長臉，一對長狹眼睛，五官雖稱不上俊美，但因長期優渥的物質生活及退居幕後做決策，不必汲汲營營去從事第一線硬碰硬的勞心工作的緣故，而使他整個人散發出一種非常斯文的書卷氣。

公司的重要人員全在這間會議室裡，針對目前比圖拿到的這幢坐落在台中市區的二十層多功能大廈的建築設計，公司內部已經開過不下二十次的大小會議。包括造型設計與周圍景觀的配合、建材及造價估算、樓層使用功能配置、管線配置等。一方面要給原物主在最短時間內最周全、最滿意的設計和精算資料；另一方面，則必須提供各種必要數據及宣傳素材給物主委託的代銷公司做公開預售的準備。

爲了接這個案子，公司上下足足忙了四個多月，所以已經接近完成階段。

以這件案子的設計費進帳粗估，今年事務所的年終獎金大約可以加發半個月到一個月之間，當然，那還得看他的合夥人、也是他大學同班同學的高名城，是否和他有相同的意願。

十一年前，他和名城分別服務於不同的建築師事務所多年之後，累積了一點社會資源和工作經驗，再上層樓的企圖心，終於促成二人合夥開設建築師事務所的具體事實。

事務所創辦之初，兩人商討名稱問題，他忽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半認真半玩笑的對高名城說道：「你有沒有發現你天生注定是要吃這行飯的？你看看——名城，名城建築師事務所，很像樣吧？完全符合行業特色。」

高名城不是喜歡自我膨脹的短視分子，他深諳合夥事業的和諧三昧，一點兒也不想占好朋友的便宜：「如果是我個人的事務所，當然沒有問題。不過，既是兩人合作，名稱另想。」

結果，事務所的名銜仍然用了名城的姓，不過，這可非出於兩人中任一人的主意，而是在「寧可信其有」的求吉兆的心理作用下，經由高人指點而定下來的。

從此，「高偉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就慢慢開啓了它的業務新頁。

剛開業時，除了湯君雄和高名城兩位合夥人之外，所內只用了一男一女兩名人員，其一是負責庶務，說穿了就是打雜；另一位則是剛退役的菜鳥，主要工作是繪圖。

雖說建築師執照不太好考，但投閒置散，好幾年弄不到一宗設計案的建築師也比比皆是。經常爲了爭取生意，不得不投業主所好，做各式各樣的應酬。

高名城人豪爽很能玩，喝酒、打麻將、串酒廊、洗三溫暖、要嘛上理容院「摩」幾節，他都能愉快適應、賓主盡歡。

相反的，湯君雄卻有學工的人的特性，一板一眼，不太能你兄我弟和有利害關係的人打成一片。他不菸不酒，也不肯在酒廊花個五千一萬的召女人坐檯或陪宿，倒也不是捨不得花錢，而是嫌「零售自己」的女郎不太乾淨。這小小的潔癖，使他連上酒廊都很痛苦。在某一次喝了兩杯酒廊出售的假XO而頭痛數天之後，終於有了從此不再於事務所的交際應酬軌一腳的決定。

於是，高偉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的兩位合夥人，逐漸就有了一個主外，另一個主內的分工自然現象。

但這也並非表示事務所的營業來源全賴高名城一個人招徠。事實上，湯君雄知道自己的長短處，他改由正當的社團交誼，建立形象、口碑和業務來源的「潛在市場」。

常言說得好，好的行銷人員不一定是口沫橫飛、能言善道的。湯君雄的確給人「靠得住」的印象，有好幾筆生意，都是基於這個理由而主動找上門的。

高偉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到了開業第五年，設計了現址這幢大樓，因此也順理成章有了這層樓一半的、屬於自己的事務所。足足一百五十多坪的面積。

當然，幾年間，所內成員，也由原來的四名，增加到今日大約二十人的規模。

這一年，湯君雄和高名城，都是年方四十四、正當盛年的有成男士。唯一不同的是，君雄依然維持著適中的體型，而名城則因酒和應酬，而有了相當分量的體重。

對於現在「雖不大但可以接受」的事務所規模與營業狀況，憑良心說，兩個合夥人應該是打從心底深感滿意的，不然不會經常在餐敘時互相打趣：

「總算我們不會糊塗到將事務所命名為高湯建築師事務所，不然一切早就泡湯了。」

同樣的笑話屢講不疲，而且每次都能引來對方由衷的笑聲，這也就形成繼續拿這笑話自嘲兼謔弄對方的老伎倆。

別看高偉建築師事務所兩名經營者在主持所務時似乎出入不大，頗能步調一致；這除了歸功於二人的友誼信任和截長補短的互補個性之外，實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因為，湯君雄和高名城兩人的出生背景，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高名城出生台北延平北路殷實世家。在物質普遍缺乏的四、五十年代，穿破損、補釘或過小的制服的孩子隨處可見；而高名城卻家有使喚傭人，每日制服都是漿洗得筆挺去上學；中午由傭人帶著令人豔羨、香噴噴且新鮮溫熱的飯盒到學校去給他。

名城在家人呵護與小心教養下平順的成長，成績雖非頂尖，畢竟也都在中上，由此而初、高中、大學，糊裡糊塗的念了建築系。

雖說誤打誤撞，但名城可也把本科系讀得絲毫不含糊。大學時代，同學們都在兼家教賺學費或零用錢，他老兄卻出入電影院和彈子房，狼交了幾個女朋友，也猛K了不少書。

退役那一年的初冬，便在家人全力反對無效下，和同校外文系的學姊白雪梅結婚。高家儘管先反對再妥協，婚禮也足足有六十多桌的排場。

雖是力排眾議、義無反顧的成婚，不過婚後名城和雪梅這對歡喜冤家，卻沒有表現得太恩愛的樣子。

外省媳婦嫁入本省傳統世家，大家族裡本就不太容易適應，更況雪梅年輕氣盛，在家是四個孩子中唯一的掌珠，任性慣了。初婚頭兩年，演出了好幾次憤而回娘家的鬧劇。名城去接了數趟，因為飽受岳家的斥罵與臉色，到了後面便打死也不肯再去，結果勞動名城的母舅前往女方家中。

本來是去修好接人的，未料雙方言語都硬，當場衝突起來。這下子，鬧到離婚火線上，雙方都沒有台階可下，只等著誰先引爆就要辦手續了。

偏偏在這時候，白雪梅的媽發現女兒有了身孕。

於是，本來預定會以悲劇收場的這齣鬧劇，在懷孕的前提下，倒是意外以喜劇圖了個表面上的圓滿。

連生兩個孩子的接下來三五年，小夫妻吵架的頻率，多到像地雷區密布的地雷，隨時隨地一觸即發。而吵鬧原因，無非是家族中有意或無意的口舌。

婚姻低潮又持續了好些年，直到高名城決定和湯君雄合開事務所，兩個孩子也逐漸曉事，名城與雪梅經過懇談溝通，最後由名城向父母力爭，小家庭搬出去獨立居住。高家父母因子、媳「不孝」，決定不襄助他們購屋；又因為自幼照顧疼惜的孫女、孫兒也一併搬出和父母同住，大傷

老人家的，所以不協助經濟拮据的兒媳購屋，其實也隱含了或者年輕人外面吃足苦頭撐不住，有朝一日會回頭的期盼。

和諧日子過了一兩年，高名城開始忙於應酬之後，白雪梅又有新的原因和他吵。兩人越吵越兇，高名城藉機更加在外流連。

相對於高名城成長乃至婚姻的環境，湯君雄顯然大大不同。

君雄是屏東鄉下的孩子，父親靠打零工度日，可惜三天打魚十天曬網的收入，還不足以應付他自己打老米酒來喝的開銷。

爲了拉拔君雄和他下面的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君雄的母親阿招，可以說是由死裡做出來，極盡辛苦。

君雄十四歲上初一那年的春節前，他父親湯標突然不告而別，既未留言，亦未帶走任何衣物，就這樣走出村子，然後像蒸發一般，從此音訊全無。

本來讀初中就很勉強的君雄，這下子更沒有理由讀下去，他認分的想擔起長子的責任。

當他把這決定告訴母親阿招時，阿招非常鎮定，反問長子說：

「咱家的情況，會比你那天壽阿爸在更差嗎？」

說實在的，湯標不在，對湯家大小而言，真是如釋重負。至於經濟情況，倒也是沒什麼大差別，相反的，少了湯標一個人的吃喝，還有不時向阿招索錢的困擾，反倒一家大小還覺得輕鬆許多。

因此，君雄遲疑，但卻老老實實的搖了搖頭。

「既然如此，你仍給我好好讀下去。沒讀冊、青暝牛，一輩子亦無出脫。勒著肚子，也要讓你讀到大學。」阿招像對誰賭咒般，非常堅決的表達做母親的意願。然後，她又問了一句：「你一向讀冊，不是有獎學金？」

「有是有，不太夠。何況，阿母一個人太辛苦了，小弟小妹都那麼小，個個要吃要喝要穿，還得上學。如果我一個不讀去做工，以下的這幾個，說不定都有機會讀到較高的學歷。要是我一個人繼續讀，這些小的怎麼辦？阿母怎麼辦？」

阿招不為所動，說道：「寧可吃苦在前頭，回甘於後面，好尾才是好啊。所以現在苦沒要緊，只要你才情。何況，你去做工，能賺多少？你會讀冊，下面那幾個，除了阿香看得出好壞之外，你兩個小弟，還不知是好竹歹竹。偏偏阿香是個女孩子……這都不管，趁著阿母尚年輕還做得動，你打拚讀冊，將來我老了，你再來接手不遲。」

母親不准，君雄還是私下決定要先輟學，要嘛休學一年也好，先賺點錢再看機會復學。

當他把這意思告訴教數學、同時也是他班導師的吳力行老師時，後者立刻期期以為不可：

「人家那些不是讀書材料的孩子或不肯用功、無心讀書的，全都待在學校混日子；你是既肯讀又能讀，如果讓你輟學太沒天理。若說休學也不妥，這一兩年間教科書若有更動，考起聯考會比別人加倍吃力。不行，讀書絕對不能中斷！」

聽到吳老師如此斬釘截鐵的替他下決定，湯君雄心中非常難過。老師說的情況，他自己當然也清楚，可是他目前的情形，卻是吳老師沒辦法完全了然的。

「老師，我——」

「不必煩惱！老師來想辦法！」吳力行老師大手一揮，阻止湯君雄再說下去。「你仍照以往那般努力用功就好，我不會讓你這樣的好孩子沒有書讀的。」

當時還沒有開始「發育」的湯君雄，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高，加上長期營養不良，平日必須幫忙家計、工作於烈日之下，所以看起來又黑又瘦又小。面對著一百七十二公分高、身材魁壯的吳老師，就像仰望一堵厚高牆一般，即使要好好表達自己的意思，都有困難。何況吳老師性急，根本沒有耐心聽完支支吾吾的湯君雄講的話。

吳力行拍拍湯君雄的肩膀，企圖將君雄送出教職員辦公室，他好趕緊去奔波君雄的事。

君雄眼看事情緊急，突然急中生智，言簡意賅的搶著說道：

「老師，我不是只有學費的問題。」

這話倒是不偏不倚聽進吳力行老師的心坎裡去了。他只遲疑了一下，馬上又點點頭，催促湯君雄回教室。

「我知道，我知道，我會想辦法，你別擔心，不要兩三天，我就會有好消息給你。」

湯君雄的家境，在初一上學期時，吳老師只約略知道屬於「貧窮階層」，但在那物資普遍缺乏的時代，務農的子弟，哪家不是勉強勒緊肚皮供他們上學？除非是街上那些商家的子弟，做生意錢活絡，稍稍富裕一點。

所以初一上學期時，君雄並未得自校方或吳老師的任何協助。

直至下學期，君雄以優異的第一名請領清寒獎學金，吳力行老師對這數學拿滿分的高徒不禁刮目相看，特別殷殷垂詢，總算了解他的家境，答應他初二開始，要為他在學校找個工讀機會，

多少有些錢貼補家用。

吳老師沒想到的是緩不濟急，經濟問題提早困擾了湯君雄。

但既是吳老師知道了，他就沒有讓君雄受困的道理。

吳老師在兩天內奔走相告，結果在課外活動組和體育組爲君雄找到了管理及出借體育用具的工作，只要在最後一堂自習課或課外活動課時去用具組所在地的風雨操場工作一小時即可。而吳老師既是君雄的導師，更就無須照會其他老師、自行便宜行事就是。

此外，吳老師又去找幾位在校外補習的老師，反正他們的講義試卷一向必須找人刻鋼版，乾脆就給君雄這孩子刻寫就是了。

此是後話，但君雄後來學建築，他的工整的字，多少拜了從初一刻鋼版的訓練所致。如此以來，君雄一個月便多出了兩三百元的收入。

除此之外，吳力行老師又到教員宿舍，號召那些單身的教職員將衣服交給君雄的母親阿招包月洗濯。如此一來，君雄又多了一項早上送乾淨衣物去教員宿舍分派，放學再去教員宿舍收集汗髒衣服回去給母親洗濯的額外工作。

初中三年，湯君雄就如此在吳力行老師的義助下完成學業，並且順利直升母校高中。

高中開始，吳力行老師既不擔任湯君雄的級任導師，也沒有負責任何高中課任；然而，吳老師對湯君雄的協助仍然持續而不會中斷。

那時節，四十歲才成家的吳老師，在婚後第三年、也就是他四十三歲時，得了一個小肚丁，剛好整整比湯君雄小了十六歲。

中年得子，吳力行自然樂不可支，但卻不曾因此而減低他對湯君雄的關懷與協助。

君雄北上念大學之後，半工半讀完成學業；湯家因君雄的大妹文香、二妹文玲相繼投入就業市場，多少改善了家境，因之逐漸老邁的阿招慢慢減少了工作量。

就是這種人力的遞嬗，才使得君雄得以稍稍放心去努力完成自己的學業。

君雄退役兩年多，文香在君雄接棒穩妥後，才得以於當時鄉親眼中高齡的二十四歲，與自小青梅竹馬的范同和結婚，做了「老新娘」。

又一年，二妹文玲也結了婚。

君雄獨立栽培兩個弟弟分別讀完工專和大學，才在三十四歲那年，經人撮合，娶了小他九歲，學家政的中部女子王連璧為妻。

說起王連璧，倒也非泛泛相貌平庸而嫁杏無期的女子。相反的，她在學校裡鋒頭甚健，因為身材高挑健美，臉蛋又迷人，所以舉凡校慶中服裝表演的項目，她往往是當然的模特兒。

在這狀況之下，自然會有不少逐香而來的狂蜂浪蝶。連璧年輕熱情，不免心動。

可惜他父親因家不在台北，所以特別將連璧託付給唯一的弟弟，也就是連璧的叔叔。

這叔叔膝下無女，在疼惜連璧之餘，卻也相對的嚴格。連璧的課表，他瞭如指掌；連璧每有任何課外活動，叔叔勢必垂詢詳盡，滴水不漏，因此，連璧雖未曾被禁足，然而，卻是比禁足更不自由的狀況。

叔叔和她父親，兄弟在兒女輩婚事上極有共識。兩人都不贊成年輕人自由「亂愛」，因為年輕人只聽任盲目的熱情而結合，等共同生活之後，家庭及生長背景的差異，往往就是造成紛爭與

不合，而這正是婚姻不幸的最大原因。

所以，他們絕對反對連璧在台北交男朋友，因為台北人愛充門面，大半是空心大老倌，不像下港人那般有底。而且，台北人「嘴花」較美，天花亂墜臭蓋一番，女孩子就容易被騙得團團轉。

連璧既是美人一個，自有各方君子好逑，而連璧也並非不動心，但是，她在初初負笈北上時，父親就曾鄭重警告：如果一有她在外結交男友的消息傳回，他絕對言出必行，立刻令她輟學回家。

叔叔更是秉承她父親的意志，而且貫徹到底。不僅平時對王連璧的課程行蹤掌握精確，每當連璧有什麼課外或校內活動，叔叔往往會以安全理由，派她的三個堂兄輪流接送。自然，打到家中的電話，更是得經過叔叔他們的多重過濾了。

連璧畢業後回到中部家中，由於父親經營精密機械的輸入，經常必須前往日本，所以有一次，父親曾動念想要送連璧到日本去學學服裝。

而連璧確也曾跟著父親到日本，由父親為她找了個學苑和管理極為安全嚴格的宿舍，在那裡學了半年日語。

半年之後，一方面是思鄉心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連璧母親認為女孩子沒有必要因讀太多書而蹉跎了青春，況且王家又不希望連璧以服裝設計為營生，當然沒有再上層樓的必要。因此，半年遊學日本之後，王連璧又收拾行李回家了。

這之後，便有媒人陸陸續續上門來說媒。王家當然必須就條件先行過濾，能通過者再安排相